

夜光杯

七年前有家媒体发布餐饮市场调查报告,结论相当劲爆:上海已是全国最能吃辣的城市之一。上海人以前是不吃辣的,本帮菜里只有一道八宝辣酱恹恹地加了点辣伙酱,如今已是万山红遍。年轻朋友要我推荐几家好吃不贵的饭店,要是不能给他们来点辣的,当场就跟他大叔翻脸啦。

前不久,接连两天在上一家川菜馆打卡,前一顿饭我请朋友,后一顿朋友回请,助兴三五子,每人的嘴巴都辣成了红圈圈。

大厨从成都来,江湖上有地位。夫妻肺片是他的拿手绝活,牛头皮、牛杂和牛腱肉卤煮到位,软硬正好,快刀切成纸样薄,辣椒油、花椒面等制成的红油一浇,麻辣浓香,非常巴适。四川作家李劫人在抗战时期写的《饮食篇》中有这样的描述:夫妻肺片“名实不

川味三绝

沈嘉禄

相符,明明是牛脑壳皮,而称之为肺片……牛脑壳皮煮后,切薄而透明的片,以卤汁、花椒、辣子红油拌之,色彩通红鲜明,食之滑脆香辣。发明者何人?不可知;发明之时期,亦不可知”。

后来成都美食作家车辐先生在《川菜杂谈》一书中交了底:一百多年前,成都皇城坝有三座桥,每座桥头都聚集了许多小店,店门口摆出一只只土钵卖牛杂碎。这个牛杂碎是回民制作的小吃,正经名字叫“盆盆肉”。夫妻肺片的“版权”属于郭朝华、张田政夫妻,他们家的小铺子在半边桥,“一卖出名,而且冠以‘夫妻’二字,更能使人醒目。”

夫妻肺片是下里巴人的恩物,后来荣乐园将此引



堂入室,成为筵席上的冷碟。

草根美食不讲究造型,杂乱无章地装在瓦盆里,路边放一张吱吱作响的小板凳就算开张了。一头供人坐,一头置瓦盆,沿着瓦盆周边插满十几双毛竹筷,犹如篱笆桩头一般,吆喝一声,惊动四方。食客大抵是劳苦大众,一筷夹起,当街大嚼。吃夫妻肺片有禁忌:“筷子不得入口。”然而舌头与牙齿都要打架呢,它要与筷子接吻你拦得住吗?

夫妻肺片也吸引“上等人”降尊纡贵。不过读书人顾忌多,酸劲足,伸手拔箸之前东张西望,唯恐被熟人看见。老百姓根据他们的神态,也将夫妻肺片唤作“两头望”。

想想吧,一个穿灰布长衫、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,青灯黄卷,划粥断齑,架不住桥头美食的诱惑,踱出窄巷,首鼠两端,抄起毛竹筷大快朵颐,嘴巴周围印上一圈红油:多乎哉?不多也。就是那个时代成都文人的绝妙肖像。

担担面也是我的最爱。他家担担面的作料里面有冬菜末和芽菜末。没有冬菜末和芽菜末,只能叫辣肉末拌面。有些店家给担担面多加一勺肉末,那是多此一举;还有人加清炒虾仁,美其名曰:红岩积雪,更是画蛇添足。

好几年前我在成都吃担担面,当地一好友跟我说:“小时候看到小贩晃悠悠地挑着担子走街串巷,一路吆喝:‘担担面哟担担面!’担子多用桑木,厮磨日久,溜溜丝滑,一头挑着碗筷和水桶,一头挑着炉子铜锅,锅内分隔成半月形两个。一面煮面,一面熬大骨汤。客人叫一声,他立马停下,往炉膛里添一根柴,过一会水就翻滚起来,抓一把手擀碱水面往锅里一扔,拨弄几下就好了。客人当街站着吃,并不觉得寒碜。天寒地冻的日子,担担面给人特别的温暖,我在四川大学读书时经常约几个同学溜出去解馋。”

担担面与夫妻肺片一样,都编入了四川人的味觉基因。担担面赚的是蝇头小利,小贩却从不马虎,

有烟火气的古朴美

最近,去了一趟温州。朋友说,这次带我去娄桥一个保存完好的古村。温州,一半山水一半城,但在城市的发展中,那些依山而建、傍水而生的古村渐渐被新城替代,朋友嘴里的古村,会有多少?

村子就在瓯海的东边大动脉瓯海大道旁,有个好听的名字——古岸头村。岸头,顾名思义,就是船停靠的地方。温州的水系是真多,古岸头村里,三条小河穿村而过,房屋依溪水而建,村民至今延续着沿河而居的习惯。有河就一定有河埠头,十来米就有一个,临水的台阶上长着青苔。枕水人家,洗浴多在这样的河埠头上。

来之前,就听说古岸头村被誉为瓯海的“活化石”。能被这样定义的,一定有宝贝,我的兴趣一下子来了。古村真有两宝——镜湖双亭。进村后,沿着一条小路,我们很快找到了镜湖东亭:歇山屋面,盖着小青瓦,亭有双檐,面阔三间,向西一直延伸到尽头的镜湖,东亭也叫镜湖亭。亭身柱子、椅子、扶栏都是木结构,石质底座,最好看的是亭内的顶部,有彩绘,一大一小,这是晚清时期的建筑。亭里有人小憩,也有老人带着孙辈在玩耍。农耕时节,这里也是村民休憩和躲雨的场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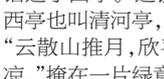
从东亭望出去,对岸的一棵古树下,有一个很大的河埠头,那里三三两两蹲了好多个洗衣女,这个充满着古意的景致,真是久违了。她们一手拿着衣物弯下腰,把衣物浸泡进河里,然后又猛地向上提起,再在石板上有节奏地搓啊按,泛起“哗哗”的水声、揉搓衣服的声音。除了洗衣,也有人在这里洗菜。看来下到河埠头上洗洗涮涮,是村民们至今仍在进行的日常……脑子里忽闪过一个念头,古岸头指的会不会就是这个村里最大的河埠头?一打听,果真如此,早年,古岸头和镜湖双亭是这里水上贸易往来的重要渡口。

你们是不是还要找镜湖西亭?顺着村民手指的方向,在对岸金丽温高速公路下。从湖的这一侧望去,视线被挡住了,很多人因此错过了西亭。过镜湖桥,没走几步路,就来到了西亭,西亭也叫清河亭,西亭中,供奉着关帝,亭柱上有两联:“云散山推月,欣平水接天。”“镜月横亭印,湖风拂槛凉。”掩在一片绿意中的西亭,宁静又淳朴。

古岸头村有古意,它保留着昔日的古朴和静谧。一圈走下来,除了双亭,我还特别喜欢那份藏在古巷中的烟火气:浣衣女、旧居石墙的斑驳且有年岁、沿街开着的“曾氏老面馒头”“古岸头理发店”“小霞麻辣烫”等老店铺。偶然间,我们还遇到了坐在小凳上晒着太阳的老人们。老人们说,这里还保留着一些远古的习俗,比如“二月二”吃芥菜饭、夏季喝爱心伏茶、七月七舅舅送巧食等。对于他们而言,这是生活习俗,但在在我看来,这何尝不是历史和文化的延续?

一座古村落,见证的是岁月的变迁,像古岸头村这样有烟火气的古村,如今在温州已不多了。古村各有不同,但都有一个相同的问题:老人、孩子多,年轻人少。问起古村的情况,老人们还是会津津乐道地介绍起村里出的那些名人:光绪年间有名的慈善家张岩成、张志光;光绪年间任江西通判的张兆麟、改革开放后的优秀企业家邱光成、陈恩弟……我觉得一定会有这样一天,古岸头村的年轻人在外创业后重回这里,新旧的碰撞和融合,用文化解开历史的密码、留住古村的韵味、护住她的烟火气。

走出古岸头村,抬头就是高楼林立、灯红酒绿,回头望去,村里的落日光影很美,它述说的是岁月的沧桑和那份古朴之美。



边看边聊

是的,我们都是小星星。这是漫画家林帝浣的漫画提醒我的。

他写道:你就像那夜空中的星星,有你没你差不多。

几个老人凑一起,将这幅满天星斗的漫画连同文字端详了又端详。

王老太:说我像那夜空中的星星,我还真没意见。星星虽小,也发光的。但怎么说“有你没你差不多”呢?如果没我,我那瘫在床上的老头子,谁来照顾?

张阿姨:你家儿媳妇可是护士长,为公公请个保姆,她再指点指点,日子也能对付过去。

王老太:唉,你白活了大半辈子,我家老头子不是她的亲爹。别打如意算盘了。林画家这次可说错了话。

李大爷:说得是。“有你没你差不多”,这话说不准确,至少不适用咱们老人。你看我孙子今年六岁足了,我的老爱人才能从儿子家退休。六年来两千多天,她顶风冒雨,无冬无夏,坐地铁两部,从不脱班准时到儿子家照顾孙子。还是把工资带去的。你想想,如果没我老爱人的照顾与补贴,我儿子家能过得这么滋润?所以,没她这颗星,是不行的。

孙阿姨:那你儿子媳妇感恩吗?

李大爷:自家的孩子,自家的妈,说什么客套话呢?他们心里一定知道的。

孙阿姨:未必。我就见过身边的

例子,也跟你家一样一样的。孙女进小学了,再不见奶奶露面了。有次见他们三口节日里出去玩,我多了一句嘴:怎么奶奶没来过节呢?儿子忙说,该让我妈与我爸过过清静日子了。媳妇也说,是啊是啊,谁知小孙女抢着说:啥人让伊来啊,事体做不好,还啰里啰唆,烦死了!你看,是

不是,你没自己想象得重要哦!(冷场多时)

谢阿姨:我还是觉得老李说得对,自己的孩子,总要帮一帮的,阿拉家庭观念太重一些的我是一颗小星星,活着总要为孩子继续发点光,我最担心的是,我这颗小星星落了,我女儿家怎么办?

(众人:你多想了,不要瞎想)

耿大爷:谢阿姨,别担心。你有得活啦。即使有这一天,女儿家的地球还是会转的,也许比你在时转得更好。

前些日子,小区里发生的事你们也许听到了吧,好端端的钱阿姨忽然心脏病发作,不到两小时就走脱了。她可是小区活得最洒脱的人啊,穿着时尚,舞姿翩翩,身后总跟着一群乐天舞友,唉,说走就走了。你看,当时惊动了大家,我们也哀叹

辣子鸡的火候很难掌握,“多一分则焦,少一分则不熟”,需要心手合一的驾驭能力。

一般川菜馆里的辣子鸡,辣椒多过鸡块,也是天经地义,一群吃货在辣椒堆里玩淘宝游戏,争先恐后,欢天喜地。而这家馆子是鸡块与辣椒平分秋色,人不分老幼,地不分南北,都别抢,放开吃,一轮狂轰滥炸之后肯定还有漏网的。我视它为川味第三绝。

三十年前看一位老师傅表演做辣子鸡,一只活鸡从宰杀、放血、褪毛、开膛、取肉、斩块、下锅油炸再翻炒,一气呵成,4分38秒!运斤成风,神乎其技!现在市中心不准杀鸡杀鸭,独门绝活遂成“广陵散”。

当然,川味中还有麻辣豆腐、蒜泥白肉、水煮牛肉、灯影牛肉、干烧鲫鱼、棒棒鸡、粉蒸肉、回锅肉等等,每个人都是评委,都可根据自己的嗜好选出三绝、五绝,甚至十绝。假如你惧辣畏麻,也有三绝等着你:肝膏汤、开水白菜、雪花鸡淖。不过我要说:偌大个上海滩,有钱不等于有口福,得看你的造化!

期待已久的采蘑菇,终于实现。一个个白白的蘑菇如一群小精灵从地底下探出可爱的脑袋。我很想亲抚一下它们,又怕双手沾上泥土会把它的衣裳弄脏。我很想与它们来一次心灵的对话:在漫漫黑夜里,它们是怎样暗流涌动,怎样养精蓄锐,又是怎样傲立于人间。待到菇开满房的瞬间,当那一个个小生命跃然在你的手指上,胖嘟嘟的小脸蛋,你忍不住想上去掐一下。

我用拇指和食指,轻捏下一个洁白的身躯,让它的芳香从我的鼻底下轻轻掠过。我深深地猛吸一口,是那种让我陶醉的菇香。我想着它的美味,烫着、煎着、炒着……瞬间我口水直流,人间值得,菇的美味。

我沉浸着它的美、它的味、它的白,我多想成为一根有力的菌丝,在地底下疯狂生长,任凭雨水浇灌,努力汲取地底的营养。待到来日,温度适宜,我扭结根基,悄悄破土。

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槽万槽菌花开。爱是有温度的,这白色的蘑菇,让我想起父母亲,想起家人。厨房里的欢声,满屋的菇香。生活是多么美好,或许因为一朵菇,或许因为一块土,或许因为一堆稻草,或许因为一片森林。菌菇的世界,总是让人有无穷无尽的力量。秋天是丰收的季节,它将白色的果实写满了整个秋天。

小姨内退那年刚满五十。恰好是在最清醒的年龄,回归了家庭。

姨夫不满,不置可否地面对她,企图全盘推翻她的计划。小姨说:“再在外企的财务岗位熬下去,我会生病的。”期限一满,她潇洒到无任何留恋,逐步制定好了退休规划。

下半场,她不再选择家庭主妇的职业。她在江边买下一套小公寓。从空空荡荡的寡淡开始,一年多的时间,她来回往返旧家和公寓之间。旧物件,新嗜好,一件一件添置,保持十足的好奇心。后来慢慢时髦起来,家具家居色彩饱满,不同

颜色层层叠叠,华丽又有冲击力。一个完完全全独居女性的家。慢慢地,小公寓成了她的港湾,老居不只是宅居,是回家。一整个白天,她都安安静静地待在这里,读书,练字,喝茶,练舞,做饭。一个人,做自己。傍晚,她再晃悠悠回到自己家,给姨夫备好晚餐,做家庭主妇的本分工作。另一张面孔。

拼命透支生命,怎么可以?不懂享受生活,又怎么可以?我和母亲去串门,我们仨喝着热茶,聊了大半天的闲话。后来她决定给我们跳一曲舞,算是无聊解闷的。换完了舞蹈服,她便燃起一瓶香氛蜡烛,我以为会

是辛香调玫瑰,不想却是无花果气味。无花果果实,无花果木,树皮。她说从前她以为无花果不开花,后来才知道原来无花果也会开花,花架很小,人们察觉不到,只是无花果从来不会用开花来炫耀自己的美丽。

香氛燃起了,有木质的雪松味,有清脆的无花果清香,甚至有淡淡的椰奶味。我忘记了她的年龄。依然是老式港星的面庞,猫儿眼里带着几分娇憨,身材丰腴,双腿修长,乌黑的波浪卷发翩翩起舞。没有刻意显露什么,但谁也无法忽视她光彩。

我抬头看着她在墙上贴着的小纸条,句句箴言。“宠爱自己

我们都是小星星

桑胜月

天空之境 (摄影) 王毅刚

年轻的

王倩茜

时尚



王毅刚

期待已久的采蘑菇,终于实现。一个个白白的蘑菇如一群小精灵从地底下探出可爱的脑袋。我很想亲抚一下它们,又怕双手沾上泥土会把它的衣裳弄脏。我很想与它们来一次心灵的对话:在漫漫黑夜里,它们是怎样暗流涌动,怎样养精蓄锐,又是怎样傲立于人间。待到菇开满房的瞬间,当那一个个小生命跃然在你的手指上,胖嘟嘟的小脸蛋,你忍不住想上去掐一下。

菇的魔力

叶一琛

我用拇指和食指,轻捏下一个洁白的身躯,让它的芳香从我的鼻底下轻轻掠过。我深深地猛吸一口,是那种让我陶醉的菇香。我想着它的美味,烫着、煎着、炒着……瞬间我口水直流,人间值得,菇的美味。

我沉浸着它的美、它的味、它的白,我多想成为一根有力的菌丝,在地底下疯狂生长,任凭雨水浇灌,努力汲取地底的营养。待到来日,温度适宜,我扭结根基,悄悄破土。

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槽万槽菌花开。爱是有温度的,这白色的蘑菇,让我想起父母亲,想起家人。厨房里的欢声,满屋的菇香。生活是多么美好,或许因为一朵菇,或许因为一块土,或许因为一堆稻草,或许因为一片森林。菌菇的世界,总是让人有无穷无尽的力量。秋天是丰收的季节,它将白色的果实写满了整个秋天。

七夕会

“活得恣意,活得体面,经济独立,让灵魂更美。”一曲终了,又再大方跳一曲。年过半百的人,越跳越美,冲破了枷锁。我们大笑,心灵鸡汤式的文字,大段大段说来的矫揉造作,但又是如此坦率自由,钝力宽厚。我们调侃问:“姨夫可知你有这一面?”她一笑:“我做好真实的自己便可以。”

晚餐做好了。是电饭煲简单做好的锅巴饭。米饭软糯蓬松,拌酱油浅浅浸润,一口吃下去,混着锅巴的香脆和玉米粒的清甜。我们看向江边的日落,夜色近了,又没有近,夕阳粉霞,漫天是金光在闪烁。